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  
第八十九回 闡元機歷述新詩 溯舊跡質明往事

話說道姑道：「這詩起句雖係唐朝，但內中事蹟倒像從大周金輪女帝而起。待貧道先念幾句，自然明白： 皇唐靈秀氣，不僅界鬚眉。帝座威推后。

這三句其義甚明，諸位才女自必洞悉了。」唐閩臣道：「上二句與詔上『靈秀不鍾於男子』之句相似，第三句大約說的就是太后？」道姑道：「才女所見不錯。

奎垣乃現雌。

此句對的何如？可知其義麼？」小春道：「『帝座』、『奎垣』對的極工，而『推后』、『現雌』四字尤其別緻。據我揣奪：閩臣姊姊海外所見女魁星，大約就是此句。」道姑點頭道：「不錯。

科新逢聖歷，典曠立坤儀。」

春輝道：「這是總起女試頌詔之始，而並記其年，雖是詩句，卻是史公文法。」閩臣道：「據我管見：這兩句定是緊扣全題，必須如此，後面文章才有頭緒，才有針線。仙姑以為何如？」道姑道：「才女高論極是。

女孝年才稚，親游歲豈衰？潛搜嗟未遇，結伴感忘疲。著屐循山麓，浮槎泛海涯。攀蘿防溼滑，捫葛訝梯危。橋渡虯松偃，衣眠怪石欹。霧腥粘屐沫，霞紫接蛟螭。縱比蓬萊小，寧同培塿卑？」

花再芳道：「這幾句說的必是閩臣姊姊。昨日聽他尋親那段話，以為不過隨口亂說，那有四五歲的孤身弱女，就敢拚了性命，深入荒山之理；莫講若花姊姊一人結伴，就再添幾個，無非是個弱女，有何能為。今聽這幾句詩，才知他跋涉勞碌，竟是如此辛苦！末一聯對句雖佳，但何以比蓬萊卻小而不卑呢？」若花道：「那座大山生在海島，雖名小蓬萊，其實甚高，故有此二句。」道姑道：「這是才女身歷其境，所以明白。

泣紅亭寂寂，流翠浦淅淅。秘篆偏全識，真詮許暗窺。拂苔名已改，拾果路仍歧。」

彩雲道：「前幾句大約是泣紅亭碑記。但『拂苔名已改』二句卻是何意？」若花道：「閩臣阿妹原名小山，後未因在小蓬萊遇見樵夫，接著家信，才遵嚴命改名閩臣。起初上山時，惟恐道路彎曲，日後歸時難尋舊路，凡遇岔道，於山石樹木上俱寫『小山』二字，以便他日易於區別，那知及至回來，卻都變為『閩臣』二字。」芸芝道：「以此看來，原來唐伯伯竟是已成仙家了。」道姑道：「

轍涸鱗愁渴，倉空雀忍饑。清腸茹異粒，滌髓飽祥芝。他日投簪去，憑誰仗劍隨？」

婉如道：「前四句是海外絕糧，以及閩臣姊姊餐芝之事，這都明白。至『憑誰仗劍隨』，請教仙姑，卻是何人？」道姑道：「上面明明寫著『劍』字，其義甚明，才女何必細問。」玉芝道：「詩上所敘閩臣姊姊事蹟，長篇大論，倒像替他題了一個小照。我們一百人，若都象這樣，倒也有趣。」青鈿道：「都象這樣，卻也不難，大約刪繁就簡，只消八百韻也就夠了。就只可惜《韻書》無此寬韻。」道姑道：「若將四紙所收『是』字之類歸在四真，再把別的湊湊，大約也就夠了。」青鈿道：「他們打趣我已難招架，怎麼仙姑也來同我做對？」道姑笑道：「原來此中卻礙著才女？貧道如何得知。偶爾失言，罰一大杯。」蘭芝親自斟一巨觥送去。道姑飲畢道：「

林幽森黯淡，峰亂轟崎嶇。星彈奔殲寇，雷槍震殲獅。」

蘭英道：「上二句大約描寫山景。下二句請教怎講？」司徒嫵兒道：「妹子記得麗蓉姊姊前在兩面曾以鐵彈退寇，第三句倒像說的就是此事。」婉如道：「若論第四句，看來坐中除了紫櫻姊姊，惟有俺最了然。當日唐家姑夫同俺父親在麟鳳山被一群猛獸困住，幾遭大害，虧得紫櫻姊姊一陣連珠槍把猛獸傷了，才解此圍。那獸名後貺，也是獅之種類。」閩臣道：「『星彈』、『雷槍』，可謂天生絕對。聽了這種雄壯句子，遙想二位姊姊當日那股神威，能不凜凜可畏！」道姑道：「

雅馴調駁馬，叱咤駭蟠螭。潮激鯤揚鬣，濤掀鱷奮鰓。」閩臣道：「不料駁馬、人魚今日忽於詩中出現，令人意想不到。」瑤芝道：「原來姊姊知道。請教怎講？」閩臣道：「上兩句說的是若花姊姊同妹子，虧得駁馬才不致為虎所傷，下兩句說的是家父同我舅舅，虧得人魚才不致為火所害：一獸一鱗之微，此詩亦必敘及，可見有善必書。以此看來：魚馬之善，尚且不肯埋沒，何況於人？真是勉勵不小！」道姑點頭道：「誠哉是言！

踏波生剖蚌，跨浪直馴驪。習掛逃魚腹，.....

此三句坐中只有兩位曉得。」婉如道：「這是棉楓姊姊之事。」眾人正要細問，只聽道姑道：「

裙遮倏虎皮。」

婉如道：「此事也只得兩人明白。前年俺父親同姑夫在東口山遊玩，忽見一隻大蟲，正在害怕，誰知那虎把皮去了，卻是紅葉姊姊。」眾人不明，洛紅葉把前事說了，眾人都吐舌道：「這個豈非女中楊香麼！」道姑道：「

萑苻遭困險，荊棘脫羈縻。」

若花道：「若據『萑苻』二字，大約說的是紅紅阿姊遇盜被擄，後虧女盜釋放，我們才得逃下山來。」道姑道：「

符獲踰牆逸，枚擊掣電迫。」

婉如道：「這是無兒姊姊盜旗，駙馬遣將追趕兩齣熱鬧戲。怪不得麗蓉姊姊說他善能飛簷走壁，只這『踰牆』二字就可見了。」道姑道：「

聳身騰美俠，妙手嚇纖兒。秉燭從容劫，懷箋瞬息馳。」

紅葉道：「這幾句不但描寫紫綃姊姊黑夜行劫以及寄信之事，並且連赤足亂鑽醜態一總也露了出來。」寶雲眾人都向紅葉盤問，不覺大笑。玉芝道：「他劫甚麼？」宋良箴見問，惟恐洛紅葉失言，心分著急。道姑道：「才女慢慢自然明白。

智囊曾起瘡，仙藥頓扶羸。紡績供朝夕，機樞籍漸炊。蒸蒸剛煮繭，軋軋又繅絲。壓線消寒早，穿針乞巧遲。」

蘭芝道：「上兩句大約是蘭音姊姊向日所言蟲積之患。下四句婉如姊姊都知麼？」易紫菱道：「此事前在綠香園久已聞得蘅香、芷馨二位姊姊都善養蠶織機，若據末句，只怕還是好針黹哩。」道姑道：「

劇憐編網罟，始克奉盤匱。」

玉芝道：「據這兩句，莫非我們隊裡還有漁婆麼？」婉如道：「豈但漁婆，並且堂堂御史還做漁翁哩！」於是把尹元取魚為業，紅英織網養親各話說了。眾人無不歎息，都道：「若非仙姑今日念這詩句，我們何能曉得海外眾姊妹卻有這些奇異之事。最難得婉如姊姊都能句句破解出來，真比古蹟還好聽。求仙姑莫要遺漏才好。」道姑道：「

棄國甘嘗薺，來王願托葵。瀝誠遙獻表，抒摑密緘辭。」

萃芳道：「這段話若非若花姊姊前在朝中說過，少不得又要勞動婉如姊姊破解了。」道姑道：「

韻切留青目，談雄窘素髭。穠妍鍾麗質，婉嬾產邊陲。」

錦楓道：「怪不得都說亭亭姊姊談文不肯讓人，據這『窘』字，當日九公受累光景可想而知。那知如今路上倒虧他老人家起早睡晚，種種照應，真是『人生何處不相逢』。但談論反切，為何又留青目呢？」婉如道：「那時若不虧他另眼垂青，豈止『問道於盲』，只怕罵的還不止哩，原來這詩用的字眼卻如此尖酸。」閩臣道：「若以末句而論，倒像總結海外之意。不知下面是何起句，難道我們考試這樣曠典，只輕輕點了一句就不談了？」

道姑道：「如何不談？下面緊接就是此事，並且還將來源指出哩。」春輝道：「若說末句係結海外而言，那紫綉姊姊並非海外人，為何也列其內？」道姑道：「前路茫茫，誰得而知。但此詩既將顏才女也列外洋，安知他日後不是海外人呢？」米蘭芬道：「請教女試來源究竟從何而起？就請詳細指示，我們外鄉人也好知其梗概。」道姑道：「你問來源麼？」

緣繹迴文字，旋圖織錦詩。掄才縈睿慮，制序費宸思。昔閨能臻是，今閨或過之。金輪爰獨創，玉尺竟無私。鸚荐鳴鸞闕，鵬翔集鳳墀。堆鹽誇詠絮，膩粉說吟榭。巨筆洵稀匹，宏章實可師。璠璣尤重品，蘋藻更添姿。」

閨臣道：「我說安有如此大典竟置之不問，原來卻有如許議論，並將幽探、萃芳兩位姊姊繹詩，太后制序，也都一字不遺。」舜英道：「就只缺了婉如、小春二位姊姊榜前望信一段佳話。」道姑笑道：「才女莫忙，只怕就在下面：

盼捷心徵夢，遷喬信復疑。榜開言咄咄，筵撤語期期。」

陽墨香道：「這幾句豈但描寫榜前望信情景，邊翠鈿姊姊赴宴，滿口結結巴巴，也都活畫出來。」舜英道：「若把末聯改作『廁中言咄咄，筵上語期期』還更好哩。」芳芝道：「這卻為何？」舜英把婉如、小春聞報入廁狂笑光景說了，眾人無不發笑。道姑道：「

盛事傳三輔，歡呼動九夷。」

閨臣道：「『九夷』二字用的得當，連海外諸位姊姊赴試也一字不遺。據我看來：這首長句只怕就是仙姑做的。」道姑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閨臣道：「適才我剛說怎麼不講考試，你就滔滔不斷，說出一大篇來，豈非是你大筆麼？」道姑道：「貧道向來只知貿易，那會做詩，若會做詩，久已也來觀光了。」婉如道：「仙姑所說『只知貿易那會做詩』這話，倒像俺姑夫在白民國同那先生講的；至『觀光』二字，是海外道姑對俺閨臣姊姊說的：原來仙姑話中卻處處帶著鉤兒。」道姑道：「我又不曾垂釣，那得有鉤；即使垂釣，也是無鉤之釣。」紫芝道：「我看這話只怕從那鉤中又套出一個鉤兒。」道姑道：「

千秋難擬儷，百卉有專司。」

閨臣道：「女試自然是千秋罕有之事。但『百卉有專司』是何寓意？」道姑道：「其中奧妙，豈能深知。若據字面而論：那『百卉』二字，倒像暗寓百位才女嬌豔如花之意；至『專司』二字，大約言諸位才女或授女學士之職，或授女博士之職，或授女儒士之職，豈非各有專司麼？」閨臣聽了，不覺笑道：「仙姑講的卻也在理，我敬一杯。」道姑也微笑飲畢，道：「才女莫非說我講的不是，要罰我麼？我是隨口亂道，何足為憑。」

慕傲承弓冶，綿衍衍派支。」

閨臣道：「昨日繡田、月芳二位姊姊只推不會寫字。若據這詩，豈非都是家傳麼？」道姑道：「

隸從丹籀化，額向綠香麾。」

余麗蓉道：「紫瓊姊姊府上『綠香園』三字是鳳雛姊姊大筆，這卻知道；至於善隸書的卻不曉得。」田鳳翹指著婉如道：「這位就是行家。」道姑道：「

御宴蒙恩眷，欽褒值政熙。」

閨臣道：「書香、文錦二位姊姊前在『紅文宴』蒙太后稱贊，業已名重一時，今又見之於詩，這才是真正名下無虛哩。」道姑道：「

吐絨閑潑墨，剪綉愛和脂。遶谷馨彌潔，層崖影自垂。蜻蜓蘆繞籜，絡緯荳纏籬。團扇矜揮翰，齊紈羨折枝。」

紫芝道：「這是昨日畫扇一段韻事，連花卉草蟲也都一一標明，就只『層崖影自垂』說的雖是撇蘭，幾乎把豬尾也露出來。」題花道：「我在這裡手不停毫，僅夠一寫，你還鬧我；設或寫錯，我可不管。」道姑道：「

凝神誇絕技，審脈辨良醫。」

閨臣道：「若以『良醫』二字參詳，可見麗春姊姊岐黃原非尋常可比。但上句不知所指何人？」紫芝道：「你問他麼？就是那個拍桌子、打板凳、出神叫好的。」道姑道：「

詹尹拈堯蓍，君平擲孔著。」

花再芳道：「這兩句大約說的芸芝姊姊同妹子了。」紫芝不覺鼻中哼了一聲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